

抗戰勝利後「東北劫難」

● 周 臻 (前大陸工作會研究委員)

冰雪長春偽滿都城

一九四五年八月對日抗戰勝利後，我因略識俄語，被派到長春空軍第十四地區司令部服務；當時為了辦理接收工作需要，空軍在東北設立了第一路空軍司令部（駐在瀋陽），下轄第十三（瀋陽）、第十四（長春）、第十五（哈爾濱）三個地區司令部。其中除第十五地區司令部因受中共阻撓未曾正式設立外，其餘第十三、第十四兩個地區司令部的空軍人員均曾進駐，積極展開接收工作。

我是在是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取道成都抵達北平，因候機在北平住留十天，於十二月十一日搭乘二四八號運輸機抵達長春。長春為偽「滿洲國」的「首都」，光復之後，恢復原名。東西長七十里，南北長

八十里。於光復前，共有人口三七八、二四二人（男二二六、一九六人；女一五二〇、四六六人）。設有：長春大學（四年畢業）、工業大學（四年畢業）、東方醫科大學（七年畢業）三所，惟各院校長及教員多為日人。同時規定日人在長兒童不准進中國學校，但中國兒童則可以進日本學校。顯然，這是日本實施奴化教育，對我進行文化侵略。

飛抵長春之時，正值隆冬，關外氣溫已在攝氏零下二十餘度，冰雪封凍，大地一片銀白，十分嚴寒。由於關內關外氣溫不同，我們在北平時，公家每人都配了一件皮大衣、一頂皮帽、一雙手套、一對皮靴以及毛衣、毛褲等禦寒的衣物，可說各種配備齊全，而在室內又開放了暖氣，反而覺得有點悶熱，不時需要開了小窗，透

透空氣。至於一般住戶人家，多半睡炕，升爐取暖，窗子做了內外兩層，並用厚布作了門簾，以防冷風進入。

俄軍仍留日俘待遣

當時俄軍尚未撤離，國軍還未到達，長春市內尚有將近二十萬名日僑等待遣返，雖設有警察局維持治安，但因情況特殊，警力顯有不足，因此，我們出外理髮、洗澡、購物都是結伴而行，有時甚至隨身帶了手槍保護自己，以防不測。

是時在長春辦理接收的，只有東北行營和空軍第十四地區司令部兩個單位，隔著一條馬路，遙遙相對。由於中共部隊阻撓國軍接收，俄軍遲遲不予撤出，國軍無法迅速進駐長春，因此，我們在長春機場下機後，尚係由俄國士兵開了一部卡車送

我們到司令部，在司令部大門前守衛的，也是俄國士兵。進入長春市區，但見滿街紅旗，主要街口並懸掛了史達林的肖像，幾疑這是到了蘇俄而不是在中國。

擔任司令部守衛的三名俄國士兵：聶詹諾夫 (Rezakov)、格魯辛 (Gruzin)、庫納庫仁 (Kunakuzhin)，都是年輕小伙子，不過由於天氣過於寒冷關係，所以他們採取了三班制，即每隔四小時輪流換班一次。據稱他們都參加過蘇、德戰爭，有的還曾到過柏林。在我與他們交談中，從他們公然向我索取煙、酒等食物，可知他們待遇十分菲薄。

俄軍凌虐事件頻生

日本新敗，在美機連番轟炸後，家園殘破，民生凋蔽，國內經濟陷於癱瘓狀態，在長春的日本僑民普遍都存在著一個矛盾心理，一方面是，盼望早日回到日本，會見自己親人；一方面是，希望繼續留在中國為中國的反共事業效勞，甚至還有一些在東北具有相當飛行經驗、飛行時數超過一千小時以上的日本空軍飛行員，表示自願向我投誠，參加剿共戰事，但基於政府的既定政策，禁止任用敵國軍人，所以

我們不能接受，只能將他們遣返回日本。

當時進入我東北的俄軍，是由馬林諾夫斯基 (Yakovlevich Malinovsky) 率領；軍紀敗壞，尤其是對失去政府保護、戰敗國的日本僑民，更是予取予求，幾乎每天都有日本僑民遭到俄軍搶劫、凌辱事件發生，因此，在長春的日本婦女，為免遭到俄軍強暴，上街之時，多數都將頭髮剪短，穿著男人和服，改扮成為男的，使人男女莫辨。

由於長春光復未幾，百廢待舉，一切尚未走上軌道，而原有設在長春的日本各種株式會社、銀行、學校都告停頓，以致所有在這些機構服務的日本公教人員，也都跟著失業，生活無著，他們只好將家裡比較值錢的東西拿到市場上賣，或在路邊擺個小攤，販售零食，以維生計。太貧窮的，甚至被迫不惜將自己的子女送到酒家、舞廳陪酒、伴舞賺錢，勉強維持一家人的生活。想起不久以前，他們尚且趾高氣揚，騎在中國人的頭上，如今淪落至此，可謂天道好還，歷歷不爽。

日本人的生活情況

住在長春的日本人，雖然生活艱苦，

但對清潔沐浴卻很重視，幾乎每家都用磚頭、水泥砌了一個小方形的浴池，以供全家使用。如遇客人來家，為示禮貌，則請客人先洗，然後再由家人輪流使用。

我們司令部也臨時雇用了十多名日本婦女，料理炊事，掃除垃圾，清潔環境。她們對我們以泱泱大國之風對待她們，不以敵國僑民視之，均表感激！

「三中井」是日本人在長春所開設的最大商場，各種日本物品都集中在此售賣，樓上、樓下設有各種小吃攤位，在此可以吃到真正日本料理，平日生意甚為興隆，唯在長春光復之後，由於治安不靖，生意已不如前。據該店店主大橋平與門告知，「三中井」在朝鮮還開設了四十多家分店，可以見其營業範圍甚廣。有類似今日的連鎖商店。不過當時尚無這個名詞。

此外，還有兩件事情值得一述。

其一，住在長春的日本人，雖然處於逆境，生活困難，但是他們彼此之間都很團結合作，相互幫忙，互通有無。譬如家裡缺少什麼東西，如像食米、醫藥等等，別的人家尚有餘裕，就毫不自私地拿出來給對方，以解燃眉之急。這種互愛互助精神令人佩服。

其二，當時將近歲末，天寒地凍，戶外氣溫在零下二十度左右，出外雖然穿了皮大衣、戴了皮手套，但仍感覺手、足僵凍。但住在長春的日本居民，每日清晨，仍由其鄰里長率領，集合起來早操，藉以鍛鍊身體。此種刻苦耐勞精神，實值我們學習。當時我就推測，有這兩種精神，日本當可很快復興，後來果然不出我之所料，經過不到二十年的光景，日本就成了亞洲的經濟大國。

軍紀敗壞的俄國兵

日本與蘇俄在一九四一年曾簽訂一項「日蘇中立協定」，規定：納粹德國進攻烏克蘭時，日本嚴守中立；日本若對英、美作戰，蘇俄亦應嚴守中立。同時雙方並對外蒙、偽滿進行利益交換，日本承認蘇俄控制外蒙，蘇俄亦承認日本羽翼下的「滿洲國」。此後不久，日本即發動太平洋戰爭，可說是係受到此一協定鼓勵。乃至一九四五年春開始，美機大舉轟炸東京（Tokyo）、大阪（Osaka）、神戶（Kobe）、名古屋（Nagoya）等各大城市，並於同年八月六、八兩日，先後向日本廣島（Hiroshima）、長崎（Nagasaki）投擲兩枚原

子彈，予日本以極嚴重的毀傷，蘇俄眼見日本大勢已去，趁火打劫，隨即片面毀約，於八月九日分兵三路進入我東北境內。時日本關東軍尚有相當實力，裝備精良，若非服從天皇敕令，放下武器，起而抵抗，俄軍尚難順利進佔我東北各城市。

俄兵鬧的幾件糗事

進入我東北的俄軍，軍紀敗壞，姦淫擄掠，可說無所不為，同時也有一籬筐的糗事：

(一) 偽「滿洲國」，也在長春設立了一個萬國紅十字會，並在會址的牆外繪了一個紅十字會特有標誌：「卍」，俄軍進入長春之初，驟然見到這個標誌，誤認為是德國納粹機構，竟然不分青紅皂白打了進去，結果發現這是一個慈善救濟組織，弄得啼笑皆非，鬧了一場笑話。

(二) 剛進入長春的蘇俄士兵，街頭見到行人，即行強令行人將其手錶取下；行人不敢反抗，只好將所戴的手錶取下交彼使用，自認霉氣，但是這些蘇俄士兵並不以此滿足，仍然繼續攔路搶劫行人手錶，將搶到的手錶從手腕一直戴到了手臂，彷彿馬戲班的小丑，恬然不以為恥。

(三) 某日，在哈爾濱火車站，有蘇俄男女軍官二人，互相叫罵不休，路人爭相圍觀，適有蘇俄憲兵經過，上前盤查，乃該男軍官非但不聽從勸阻，反而大爆其妻（即另一女軍官）醜聞，當眾細數其妻不貞事實，而其妻亦將其夫（即另一男軍官）的胡作非為種種劣跡毫無保留，一一揭發，使調解的蘇俄憲兵大感尷尬，無從勸阻，聞者莫不為之捧腹大笑。

(四) 據長春當地友人告，進入東北的俄軍中，還有一部分的女性士兵，見到年輕、英俊、身體健壯的男性日本人，竟然擄去，強令陪宿數日，乃予釋放。有人詢以婦女應知廉恥，不可隨便去找男人淫亂，傷風敗俗，但她們卻振振有詞辯稱：「在男女平等原則下，男性有權玩妓，女性亦當有權嫖男，並不足怪」。這種妙論，可以說是千古未聞。

(五) 在哈爾濱的一家木材行，某日，來了三名蘇俄士兵，開了一部卡車，下車之後，強行入內，勒令老闆將木材行所有的木材都搬到車上，不付分文，即行揚長而去。老闆自認倒霉，不敢吭聲。但是事情並未如此完了，好戲還在後頭。這幾名俄國兵搶劫了這批木材後，開車在街上兜了

幾個圈子找了好幾家木材店想出售，但這些木材店老闆知道這批木材來路不明，都是贓物，不敢收買。最後，這幾名俄國兵走投無路，又將這批木材載去原先的木材行，強令老闆買下。這批木材原是這家木材行所有的，老闆無奈，只好出錢買回，暗中叫苦不迭。

(六)有一天的下午，筆者同了幾位友人到長春一家咖啡店閒坐聊天，適有一名蘇俄軍官在座，我因略識俄語，打招呼後，與之交談，他竟口出狂言：「Gengi nem, pistolet yest」。這句俄國話的意思，就是

：「若無錢用，可去搶劫。」我聽了後，十分驚訝！一個俄國軍官，竟在公共場合，毫不避諱，說出這種話來，足證俄軍軍紀敗壞，傳聞並非虛言。

(七)在哈爾濱，有一個賣蘋果小販，會講一點半生不熟的俄國話，每日裝了一籃蘋果，擺在路邊售賣，牟取蠅頭小利。某天，來了一名蘇俄士兵，隨手拿了幾個蘋果之後，竟不付一文錢準備離去，小販攔住與之理論，彼竟持槍威脅，怒將小販的蘋果籃踢翻，小販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忍氣吞聲，將散落地上的蘋果拾取。過了不大一會，又來一名蘇俄軍官，選了幾個蘋

果，付了錢後，欲離去時，小販就向這名蘇俄軍官訴苦說道：「Ya Khorosho, Ty Khorosho Soldat Plokho, Korzinka — 腳 lo-mai, yabloko 滿地 Gul'yai。」這句話的意思，翻成中文，就是：「我（小販自稱）是好人，你（指俄軍官）是好人，只有你們的士兵是壞人，買了東西，既不給錢，反而踢翻我的籃子，將我的蘋果散落了一地。」這名蘇俄軍官聽了，當時甚感尷尬，不敢辯白，即行匆匆離去。

中蘇外交外蒙問題

一九四五年二月三日至十日美國總統羅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英國首相邱吉爾 (Winston L. S. Churchill)、蘇俄領導人史達林 (I. V. Stalin) 在烏克蘭之克里米亞 (Crimea) 休養地雅爾達 (Yalta) 舉行高峰會議，對於戰後世界和平問題作了原則性的重要決定，並為促使蘇俄參加對日作戰，簽訂一項密約，美、英概允蘇俄所提出的無理要求，以交換蘇俄承諾在納粹德國投降、歐戰結束後三個月內對日宣戰作為參戰的條件。

此項密約會後並未發表，直到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一日方始正式公佈，其要點為：

(一) 外蒙古之現狀應予保留。

(二) 俄國前於一九〇四年被日本偷襲侵害之權益（按指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戰爭，這次戰爭係在我國東北境內進行，戰爭結果，俄軍慘敗，並被迫與日在英國朴資茅斯 (Portsmouth) 簽訂一項和約），應予恢復，包括：

① 庫頁島南部及其附屬各島嶼應歸還蘇俄。

② 大連商港應予國際化，蘇俄在該港之優越權益應予保障，並恢復旅順租予蘇俄作為其海軍根據地。

③ 中東鐵路以及通達大連之南滿鐵路，應由中、蘇兩國合組公司經營，並經諒解，蘇俄之優越利益應獲保障。中國保持其在滿洲之主權完整。

(三) 千島群島應交還蘇俄。
雅爾達高峰會我國並未獲邀請參加。同年五月七日納粹德國無條件投降後，蘇俄並未依照密約履行對日作戰承諾，遲至同年八月美國原子彈投擲日本廣島、長崎後，蘇俄始於八月八日對日宣戰，次（九）日揮兵進入我國東北。

美俄的雅爾達密約

雅爾達密約二月簽訂後，蘇俄要挾美國迫我接受此一密約。我旋於同年六月派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長宋子文赴莫斯科與蘇俄展開談判，與史達林舉行五度會談，其後雙方又在日本正式投降前舉行了兩次會談，我在當時國際壓力之下，為謀和平早日來臨，不得不作重大讓步，乃於同年八月十四日與蘇俄簽訂一項「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並於同月二十四日雙方互換批准書後生效，有效期間為三十年。其內容要點為：

(一) 承認外蒙古之獨立自治；

(二) 中東、南滿二鐵路合併為中長鐵路，並由兩國共同經營；

(三) 宣佈大連為自由港，除由蘇俄派人主持港務，並對中長鐵路直運蘇俄及由蘇俄直運出口之貨物，均免除關稅；

(四) 旅順作為中、蘇兩國海軍基地，共同使用，並由蘇俄擔任主席之軍事委員會管理。

蘇俄在上列條約及其附件中，則對中華民國承諾下列各款：

(一) 蘇俄政府同意予中國以道義上與軍需品及其他物資之援助；此項援助，當完全供給中央政府即國民政府。

(二) 蘇俄政府以東三省為中國之一部分，對中國在東三省之充分主權，重申尊重，並對其領土與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認。

(三) 關於新疆最近事變，蘇俄政府重申無干涉中國內政之意。

(四) 關於蘇俄參加對日本作戰後，其軍隊由中國撤退之問題，史達林統帥聲明，在日本投降以後，蘇俄軍隊當於三星期內開始撤退，最多三個月為完全撤退之時間。

老毛子的違約背信

然而此項條約簽署之後，墨潘未乾，蘇俄即行違約背信，除佔據我東北各地俄軍遲遲不撤走外，並將收繳日本關東軍的全部武器移交中共，而不依約交給中華民國政府，抑且製造事端，多方阻撓我軍前往接收，並進一步公開支持中共佔據東北，擴大叛亂，使東北的局勢急轉直下。

根據有關資料統計，自日本投降後，俄軍在我東北共計擄獲日本戰俘五十九萬四千餘人，收繳日本飛機九百二十五架、坦克車三百六十五輛、裝甲車三十五輛、野戰砲二千六百六十二門、機關槍一萬三千八百二十五挺、擲彈筒一萬一千零五十二具、步槍三十萬枝、無線電機一百三十

三座、汽車五千三百七十八輛、拖車一百二十五輛、騾馬十一萬六千五百二十六匹、補給車二萬一千零八十四輛、特種車八百一十五輛、指揮車二百八十七輛。以上各種裝備和補給品，俄軍擄獲之後，均供中共使用。

蘇俄對我東北工農業的掠奪

依照「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所附「關於中蘇此次共同作戰，蘇軍進入中國東三省後，蘇軍總司令與中國行政當局關係之協定」，其第二條及第五條規定如下：

第二條：「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派代表一人及助理人員若干人，在業已收復之領土執行左列任務：

甲、在敵人業已肅清之區域，依照中國法律設立行政機構，並指揮之；

乙、協助在已收復之領土內，樹立中國軍隊，包括正規軍及非正規軍，與蘇軍之合作。」

第五條：「一俟收復區域任何地方停止直接軍事行動之地帶時，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即擔負起管理公務之全權。」

支持共軍阻擊國軍

但蘇俄為支援中共，為中共的部隊進入東北爭取時間，及將所收繳的百餘萬日軍所使用的武器，包括飛機、大砲、戰車、槍彈給予共軍，竟然故意拖延，阻撓國軍進入東北，直到同年（即一九五四年）十月一日，我始接到蘇俄駐華大使彼得羅夫（Petrov）通知，告蘇俄政府決定在十月上旬開始撤兵，請我派員於十日前到長春與蘇軍總司令馬林諾夫斯基商談接防辦法。我隨即派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赴長春，同時通知彼得羅夫，告知我方決定十月十日自九龍船運部隊在大連登陸，進入東北接防。乃於此際，接獲我駐蘇大使傅秉常電告，謂蘇俄外交部表示：「大連為運輸商品而非運輸軍隊之港口，蘇俄政府堅決反對有任何軍隊在大連登陸」。於是我軍登陸大連計劃因而被迫中止實施。其後，熊式輝與馬林諾夫斯基復於同月十三日及十七日舉行了兩度會談，我方提出我軍改在葫蘆島與營口登陸計劃，馬未表示異議，但至同月二十七日，我軍先頭部隊到達葫蘆島時，竟遭岸上共軍伏擊，無法登陸，只好折回青島。

此後，至同年十一月五日，馬林諾夫斯基又通知熊式輝，謂葫蘆島已被中共部

隊佔據，營口已有共軍進入，他對國軍將在營口登陸，不能負責等語。顯見蘇俄已與中共事前串通。

劫掠資源廿億美元

俄軍進入東北之後，對我東北大規模之工礦大肆劫掠，將重要的工業設備以及新式機械拆下，運往蘇俄。聲稱：「日本在東北經營的軍需工業、動產部門應為蘇俄紅軍的戰利品。」更顯示其在東北排美獨佔的政策愈加鮮明。

對我東北工業在俄軍佔領期內所受的重大損失，根據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國國務院所發表的盟國日本賠償委員會美國代表鮑萊所提出的調查報告，指出：「估計該地於蘇俄軍隊佔領期間內，工業上的直接損失，包括電力、煤礦、鋼鐵、機械、液體燃料、化學工業、水泥、非鐵金屬、纖維工業、造紙工業及電信電話等，即達八億五千八百餘萬美元。如將工業設備的複置費用和品質的變壞損失損失額計算在內，損失總額應增至二十億美元。」由於受到如此重大損失，以致戰後東北工業的總生產力減少了百分之七十，只剩下百分之三十。復因工業設備被拆運及殘

缺不全而使機器無法運轉，其損失更無法統計。例如撫順煤礦，因電力設備被拆走四分之三，電力不足，致抽水機失靈，煤坑積水不能抽出，無法工作。又如鞍山的鋼鐵廠，因煉焦爐被毀，無法煉焦；由於沒有焦炭，不能生產鋼鐵，致使鋼鐵廠的工作陷於停頓狀態。

濫發軍票搶走農產

一般來說，大家都將注意力的焦點，集中在蘇俄對我東北工業之掠奪，其實，我東北農業的損失也很可觀，不是三言兩語就可說清，且因過於分散，無法統計，而形成了懸案，至今仍是一片空白。舉例來說，俄軍進入東北之後，未曾與我協商，即擅自發行了一種面值五元、十元的紅軍票，強令我東北的民眾使用；這種紅軍票發行了多少數量？無人可知。俄軍就利用這種不兌現的紅軍票，大肆搜括我東北的大豆、高粱、小麥等農作物，運往蘇俄，以緩解蘇俄經濟的困境。直至一九四六年八月一日，此種紅軍票方始停止使用，而持有此種紅軍票的老百姓，因為無法兌現，損失甚大，無不叫苦連天，最後只好由政府承受。